

大書小書

陳平原



大書小書

陳平原



广东旅游出版社

出版社登记证号：(粤)新登字08号

书 名	大书小书
作 者	陈平原
出版发行	广东旅游出版社 (广州市中山一路30号之一)
经 销	广东省新华书店
印 刷	韶关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87×960毫米 32开本
印 张	9印张
字 数	150千字
版 次	1992年5月第1版 199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4000册
书 号	ISBN 7—80521—306—2 /I·129
定 价	4.60元

人生是一部大书。

《人生》丛书收入了当今文坛画坛名流的精彩之作。不求宏大之规模，是以少而精见著。

本丛书更不拘泥于体例风格之一致。乃求不拘一格，自由浪漫。天阔地广，任放马由缰，谈个痛快，——人生之种种，尽在笔下。故有诗有文，有歌有哭，但全部都是作者心灵的声音。

自白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因此才会有生命的灿烂，——

我们将一世去追求。

读 书 人 语

——代序

没什么好说的，不就爱读书吗？由读书而写书，也就一步之隔。经商定赔钱，从政定塌台，唱歌演戏搞体育，则又形象欠佳五音不全，唯一还有点把握的，也就这读书与写书了。读书人人会，只要识字；写书也不难，只是出版社不一定愿意出。既然干这一行，吃这碗饭，就得努力往前赶，争取多写两本好书。好书不大好写，于是只好硬着头皮拼命读书，当然也思考。

读书人的事，说俗也俗，说雅也雅，就看你怎么摆弄。有为功名利禄读书，也有为怡情养性读书。并非“江湖散士”或者“富贵闲人”，不敢说读书不带功名目的，只能说雅俗兼而有之，为他人、也为自己而读书。书自可读、可看、可翻、可观、可啃、可背、可品、可味，各有各的妙用。别看只有一字之差，关乎阅读者心态，大有文章在。若讲情趣，自是“品书”第一，“翻书”次之，“读书”已有点勉强，“啃书”则实在要不得。可治

学生涯，本就并不轻松，何必故作潇洒科？为学问不得不“啃书”，甚至阅读许多与自己志趣相违的书。就像紧俏商品、滞销商品搭配着卖，有趣、没趣的书也掺和着读。只是什么是最佳比例，一直没弄清。

躺在床上，或者靠在墙边，随手抓起一本闲书，既不想从中获得什么教益，也不想从中寻找什么资料，为读书而读书，此乃读书的最佳状态。自信书无雅俗，人有高低。以俗眼读雅书，雅书皆俗；以雅眼读俗书，俗书皆雅。平生读书颇杂，不分经史子集、社科人文，读得下去都读，读不下去也不勉强。读大书时未必认真，读小书时也曾用力。

喜逛书店，尤其爱买旧书，便宜不了几个钱，可就觉得好玩。朋友赠书，未看内容，先评装帧，宜乎本末倒置之讥。自家出书，放在床头把玩，单闻油墨香，就足以醉倒三五天。寒斋来客，未必鉴赏藏书，可闲来访友，却偏爱偷看人家书橱。见好书人有我无，不免有点不大自在，实在未能免俗。书房（？）里并无半本秘籍珍本，今生今世自是当不成藏书家。只是可翻可读之书却还不少。夜深人静，半杯浓茶，与千古贤达神游天地间，甚为惬意。

写专著，也写小品，两副笔墨齐用，并非逞才使气，实在别有苦衷。一来决心让学术归学术，不愿借学术发感慨写政论；二来明心猿意马，抓到西瓜想芝麻，捡起芝麻又忘不了西瓜，何不干脆左手捧芝麻右手抱西瓜（或许因此而丢失了芝麻跑了西瓜）？三来只写专著不够洒脱，专写小品则不够厚实，轮流坐庄，意在调节心境，未知合于养生之道否？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每次都以为下一本书会比现在这一本好，借此聊以自慰，反正来日方长，葫芦大截在后头。拟定题目，自是信心百倍，理清思路，也还洋洋得意；可文章一旦写完，即有不堪卒读之感；等到印成铅字，看看也还可以；再过两年一翻，居然惊讶当年还有如此“灵气”。贤人大都悔其少作，我却敝帚自珍。并非自以为了不起，而是觉得长大也不过如此。再说雪泥鸿爪，给自己留个纪念罢，毕竟是这样活过来了。

书也读，学问也做，可玩兴更浓，对游山玩水“深有感情”。若能出国观光当然更好，要不，低丘小壑残垣断壁，也能流连忘返。说不上感悟自然，只不过觅得浮生半日闲罢了。说“闲”当然是指心境。其实，“玩”也是挺累人的。特别是对于

无权无势的一介书生来说，出外旅游绝不比呆在家里轻松。自信文章灵气，一半来自前人书本，一半得自日月山川。

不会喝酒，乃平生一大耻辱。喝啤酒也会脸红，居然有腾云驾雾之感。据说足证为忠臣，只是不宜搞文学。每见“李白斗酒诗百篇”，即悟何以近日才思枯竭。也曾努力锻炼，无奈收效甚微。颇想转行搞不需酒气的专业，可惜为时太晚，始终下不了决心“从头越”。

最好说的是“过去”，最难说的也是这“过去”。填履历表不会弄错：下过乡，当过民办教师，十年大学，如今谋得一席教职。可总“梦回吹角连营”，其实何曾当过兵打过仗！纯粹一个剪辑错了的故事，这不断变换形状与颜色的“过去”。意识到生命的流逝，时光正从手指缝中一点点溜走，证据就是这“过去”竟变得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复杂。真叫人说不清，可又不能不想。

至于未来，谁知道呢！虽是经常订计划，蓝图还颇宏伟，可自知十有八九是空想。很可能第二天一早就给自己毙了，不，是“更新换代”了。可“梦”还是照做不误。山道弯弯，随时都可能翻到

深沟里去，也随时可能闯进一马平川。走着瞧吧。21世纪，还远着呢。当然，说到就到，不是说要有“前瞻意识”吗？别人该怎么走进21世纪，我不懂，我也管不着。我自己嘛，自知是没有什么大出息，还是这么读读书写写书。也可能那时候脑子没现在灵便，也可能那时候文章比现在老到，这都说不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时候读的书，一定比现在读的多——人总不能白活。

1988年10月12日于京西畅春园

目 次

读书人语——代序	I
----------------	---

漫说文化

漫卷诗书喜欲狂	3
难得浮生半日闲	11
何必青灯古佛旁	23
兼问苍生与鬼神	32
未知死 焉知生	45

东游偶录

今夜料睹月华明	63
书卷多情似故人	69
春花秋月杜鹃夏	75

人生事

两脚踏东西文化	83
工诗未必非高僧	95
为人但有真性情	110
妻子与小品文	117
我与武侠小说	120
我的读书生活	129
学问小记	143

逛书摊

小引	151
之一——之十三	155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开场白	209
读书与知书	211
藏书楼与学术史	215
学者与书局	219
书肆与文人	223
畅销书的学问	227
以文作画	231

我爱读的书	238
-------------	-----

学术随感录

告别“诗歌” 走向“散文”	247
---------------------	-----

“文摘综合症”	250
---------------	-----

“愤怒”与“穷”	254
----------------	-----

关于“学术语法”	258
----------------	-----

“不靠拼命靠长命”	262
-----------------	-----

学问≠人生	266
-------------	-----

文化思维中的“落后情结”	269
--------------------	-----

后记	274
----------	-----

第一辑

漫说文化

漫卷诗书喜欲狂

——《读书读书》序

读书、买书、藏书，这无疑是古今中外读书人共有的雅事，非独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为然。只是在常常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年代里，还有那么一些不改积习的读书人，此也足证“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大概也正因为这近百年的风风雨雨，使得谈读书的文章多少沾染一点人间烟火味，远不止于考版本训字义。于是，清雅之外，又增了一层苦涩，更为耐人品味。可是，时势的过于紧逼，又诱使好多作家热心于撇开书本直接表达政治见解，用意不可谓不佳，文章则难免逊色。

一

既然识得几个字，就不免翻弄翻弄书本，这也是人之常情，说不上雅不雅。可自从读书成为一种职业准备，成为一种致仕的手段，读书人的“韵事”一转而为十足的“俗务”。千百年来，“头悬梁，

锥刺股”的苦读，居然成了读书人的正道；至于凭兴趣读书这一天经地义的读书方式反倒成了歪门邪道——起码是误人子弟。于是造出一代代拿书本当敲门砖而全然不懂“读书”的凡夫俗子，读书人的形象自然也就只能是一脸苦相、呆相、穷酸相。

殊不知“读书”乃人生一大乐趣，能不能品味到读书之乐，是读书人是否入门的标志。不少人在读了一辈子书仍不入其门，就因为他是“苦读”，只读出书本的苦味——“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读书理想就是典型的例证。必须靠“黄金屋”、“颜如玉”来证明读书的价值，就好象小孩子喝完药后父母必须赏几颗糖一样，只能证明喝药（读书）本身的确是苦差事。所谓“读书的艺术”，首先得把“苦差”变成“美差”。

据说，“真正的读书”是“兴味到时，拿起书本来就读”（《读书的艺术》）。林语堂教人怎么读书，老舍则教人读什么书：“不懂的放下，使我糊涂的放下，没趣味的放下，不客气”（《读书》）。其实，说是一点不读“没兴趣”的书，那是骗人的；起码那样你就无法知道什么书是“有兴味”的。况且，每个人总还有些书确实是非读不可的。鲁迅就曾区分两种读书方法：一种是“看非看不可的书籍”，那必须费神费力；另一种是“消闲的读书——随便翻翻”（《随便翻翻》）。

前者目的在求知，不免正襟危坐，后者意在消遣，自然更可体味到读书的乐趣。至于获益，则实在难分轩轻。对于过分严肃的中国读书界来说，提倡一点凭兴趣读书或者意在消闲的“随便翻翻”，或许不无裨益。

“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与“头悬梁，锥刺股”，的确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读书境界。前者虽也讲“求知”，却仍不忘兴致，这才是得“读书”之精髓。

俗云：“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其实，要想读通“圣贤书”，恰恰必须关心“窗外事”。不是放下书本只问“窗外事”，而是从书里读到书外，或者借书外解读书里。“翻开故纸，与活人对照，死书就变成‘活书’”（周作人《闭户读书论》）。识得了字，不一定就读得好书。读死书，读书死，不是现代读书人应有的胸襟。“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也算是中国读书人的真实写照。并非都如东林党人那样直接介入政治斗争，但关心时世洞察人心，却是将死书变成活书、将苦读变成人生一大乐趣的关键。

其实，即使你无心于时世，时代风尚照样会影响你读书的口味。五四时代之谈论如何不读或少读古书，与80年代之主张从小诵读主要的古代经典，